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檣杌萃編
第十二回 買軍火太守展長才 開綺筵欽差饒雅興

任天然聽見全似莊來訪，趕緊起來洗面漱口，穿了衣服回到棧房。全似莊正坐在房裡吃水煙，任天然道：「不知道老憲台駕到，失迎失迎！」全似莊道：「天翁出門如此之早？」任天然道：「不瞞老憲台說，舊屬昨晚是在堂裡歇的，才起來。」全似莊也只笑了一笑。任天然又道：「老憲台是今天到的，今兒輪船何其早，住在哪裡，這回到上海有何貴幹？」全似莊道：「今天這只船很快，我叫家人把行李押到長髮棧，我就過來奉訪。因為瑞久帥委來採辦軍火，要同天翁商量商量，看哪家好。我們同鄉至好天翁萬萬不要如此稱呼！」任天然道：「老憲台是舊屬的親臨上司，怎麼好不如此稱呼呢？」全似莊道：「天翁若再這樣，我只得稱大人卑府了。」任天然沒法才答應改口說道：「洋行呢，也有兩家熟的，但是這裡頭經終不大了，不如去找找管通甫罷。」全似莊道：「我也這麼想。」任天然就約全似莊同到九華樓吃飯，一起去找管通甫。彼此寒暄已畢，說明來意，管通甫道：「買軍火的事卻不大容易，其中弊病甚多，我們姑且去找找公信的屠桂山看。」大家一齊到了公信洋行，屠桂山見是生意上門，恭維之至，連忙取了圖樣本子，呈與全似莊說：「要哪幾種，請太首揀定了，通知一聲，好知會洋東取出來看。」全似莊見一時看不清楚說：「我且帶回去看看，明天再商量罷。」任天然因全似莊初到，總得替他接見，就問似翁先生堂子裡到不到，全似莊道：「我以前常玩的，這回恐怕不便。」任天然道：「那麼今天晚上就在海國春罷，我叫人去定那第一號房間，又寬大，又兩面隔街風涼些。」

全似莊答應了，任天然就同著全似莊到長髮棧作為回報，順便又約了達怡軒。這晚，任天然請的是全似莊、屠桂山、許州謙、袁子仁、達怡軒、曹大錯、鄭琴舫、管通甫、王夢笙九位。

六點多鐘陸續到齊，點了菜，任天然拿著筆要寫局票問道：「老憲台叫不叫？」全似莊道：「你又這樣稱呼了，該罰該罰。」

我從前在上海是很玩過一陣的，並不是什麼道學，管通甫也曉得的。但是做過了現任知府，而且瑞久帥、范唐訪再三吩咐說，這回軍火辦妥就委兄弟的缺，怕還在沿江居多，這回叫局似乎不大穩便，諸位卻盡管叫，我也還要領略領略，天翁現在盡可快樂快樂，將來引見天翁，得過兩次明保的人放缺必快，我卻要奉勸，到那時候也要收束收束呢。這個聲名是官場最要緊的，天翁以為何如？」那曹大錯聽了這些話，很有些不耐煩，就嚷道：「若要叫我不在外頭嫖，就請我做中堂督撫我也不願，所以我不做官。天翁快發局票罷，我還要到小玲瓏去碰和呢。」

席間，管通甫問起范虛訪到任後如何？前回過此地沒有多耽擱，我只見得一面。全似莊道：「那真是個有守有為的大才，到任之後整頓的事情不少，他是做過江西幾任府外的，所以，利弊盡知，下屬無法蒙混。」曹大錯道：「范星圃呢，人是個能乾，不過手段太辣，專講究的是獲上之道，這回在湖南尋得土類寒心，恐怕這人將來難得善終。」管通甫道：「你怎麼不動勸他呢？」曹大錯道：「這種人怎麼能勸，琴舫不是勸了幾回，他那裡肯聽，琴舫也只好不可再阻止，所以這回邀他同到江西，他沒有肯去。」管通甫道：「不錯，似翁要辦軍火琴舫可是熟手，不妨邀他看看。」全似莊也就趕緊同他攀談了一陣，邀他明天同去，鄭琴舫也答應了，不多時局已到齊，王夢笙又飄著顧媚香、張寶琴兩人，還是一吹一唱。

全似莊倒也甚為賞識，管通甫道：「今天廣東來了好幾位大紳士闊官場，都是來議贖粵漢鐵路的，我也有幾個熟人，明天要請請他們，似翁太首不嫌簡褻，明天還在這光奉約罷，諸位也就此奉計。」大家也都答應。管通甫就叫了細崽來，吩咐他明日仍留這號房間，五點鐘來，細崽連聲聲諾，大家還要去打茶圍碰和看戲。全似莊卻心心念念惦記著買軍火的事，又同鄭琴舫殷殷訂約，問道：「琴翁住在哪裡？」鄭琴舫道：「住在後馬路福興棧。」全似莊說：「明天午後奉訪。」鄭琴舫道：「供候供候。」全似莊匆匆道謝回棧。已有好幾家洋行買辦來訪過他，當有兩位候著未去，一位是同和洋行買辦丁攬臣，一位是哈孚斯洋行買辦麥仿鬆。全似莊當下同他兩位見了，也各留了些圖樣。第二天早上，又來了幾家，全似莊竟被他們弄的沒法。這軍火生意洋人本來是極公平的，只因中國向來彩買的委員視為優差，這些買辦樂得奉承，大家都有些甜頭，就如這位屠桂山，本來一個光身漢，現在已經尋到三十萬家資，二品頂戴，嬌妾美婢，大廈高屋，大家如何不羨慕呢？所以爭著做這生意。聽見哪一省來了一位採辦委員，就想法子去靠近他，比那第一樓的野雞還要慇懃些。全似莊因管通甫說鄭琴舫是個內行呢，飯後就到後馬路福興棧去找他，同去看了幾家存貨。

鄭琴舫都說不佳，價錢也太懸遠，全似莊也就不敢答應，心裡卻甚著急，總想快點把這事弄成，可以早些去署缺，看看天色已晚，只好同著鄭琴舫去赴管通甫之約再說。

管通甫今天所請廣東來贖鐵路的幾位官坤呢，一位是傅湯來號又新，是一個做佐俚出洋的，在外洋混了二十多年，賺了有數百萬家資，前年報效了一筆巨款賞了一個京堂。一位呢，是田人芸號廣生，是個香山拔貢，靠著沙田起家，香港、澳門、廣州、佛山、石龍開有十幾處的銀號當舖，也是個二品銜的候選道，有六十多歲了，他到六十歲的時候，還沒有兒子，本家子姪強逼著要過繼與他，並兼有個要替他主持家產的意思。他正在沒法幸遇著一個異人傳了他一個下種子秘方，他因為各處做的生意多，近來這些管事的欺他年老，常常舞弊，必須不時親往盤查，就在各處舖子左近弄所房子，把這些姬妾分派住著，他卻到處周巡，每處住個十日八日。哪曉這個法子一行竟是財丁兩旺，不到兩三年工夫，十幾位姨太太都有了生育，他是晚年得子，尤為高興，每生一位，必要替他做三朝做滿月，拜請客，熱鬧幾天。現在已經有了五六個兒子，七八個女兒，那些想承繼家產的族人，都只好偃旗息鼓的了。這個種子秘方，似乎比那些龜鞭再造丸、三鞭酒要驗些呢，有錢無子的須要試試。

一位呢，是廖得中號庸庵，捐了一個浙江試用知府，向來在廣東包攬的。近來為停了科舉很折了點本，想在這鐵路裡撈回點兒，所以撮攆著傅京堂，來上海打主意。一位呢，就是增朗之，他到廣東當了兩次小官，又當了一次白沙緝私署。一年的潮陽財運總算不壞，前年在賑捐案裡，捐了一個候選知府。近來因為新任制台風厲，想避避風頭，聽見這位傅京堂要辦鐵路，跟著混混看有什麼可以插手的。一位呢，是浙江寧波人，叫單鳴盛號鳳城，本來也是個廣東佐雜，向來當那催收緝捕經費的差使，很弄了兩天，又在拿獲會匪的案內，保了個候補缺後知縣。近來因為制台風厲，靠賭吃飯的都不大討好，所以就過了班，改指江西。不過跟著他們幾位同來的，鐵路一時沒有眉目，就預備引見到剩全似莊同鄭琴舫到海國春的時候，這幾位都已到齊，彼此見過，任天然、王夢笙、袁子仁都先到。管通甫道：「今天還約了你們江西的一位新同寅。」全似莊道：「是哪一位？」管通甫道：「就是新放的南昌遺缺府鄧幼樞太首，他放缺下來回山西原籍走了趟，回到天津，因為長江一帶道路不熟，天津有位朋友寫信托我招呼的。」說著，細崽喊了聲：「客到！」只見一位黃鬚高顴方臉年約四十六七的人進來，管通甫迎著招呼說：「幼翁來了，正要來再催。」鄧幼樞道：「我從通翁那邊出來，並沒有回棧就到什麼愚園、張園逛了一會，天也就不早了，就叫馬車一運到這兒，是不是比由棧裡來近些，我可不曉得。」袁子仁又向他招呼道：「才過去回候沒有會見。」鄧幼樞拱手道：「失迎，失迎。」管通甫又指著任天然、全似莊道：「這兩位都是江西得過明保的闊同寅。」彼此見了禮，那單鳳城聽得這三位都是江西道府，趕緊走過來，一位一位的請安說：「卑職才到，還沒有到各位大人那裡拜見。」管通甫又趕緊替他報了姓名履歷，然後各人相見，不多時客已到齊，只差曹大錯一位，正要去催，只見細崽拿進一張信片來就是大錯的。說是自作主人，在楊燕卿處碰和，不能來了。大家入座，管通甫道：「我們幾位常聚的，大約所叫都是原班。」屠桂山道：「我今天要換一個。」管通甫道：「是不是大錯的？」屠桂山道：「那倒不是，因為今天在張園碰著一個老相好，不好意思不叫叫他，你也是熟人，就是西蒼芳的武林林。我同他本也沒有什麼道理，他的客人也真多，碰著就有交情。不但他如此，就是他那娘楊四姐，綽號叫羊媽媽的徐娘，雖老妍頭也還不少，聽說還是好人家的出身呢。」管通甫又讓傅大人叫，那個傅又新道：「隨你們薦罷。」管通甫薦了個花翠珍，沈州謙薦了個左芸台，屠桂山薦了個瑤月閣，他都叫了。又問鄧幼樞可叫，鄧幼樞道：「也想見識見識。」

屠桂山薦了個花笑春，袁子仁薦了個盛月娥，廖方庵是前次叫熟的賽叫天，增朗之問起陸薇香，管通甫道：「早已到天津去了，他的妹子陸芷香也還好，不如就是姨夫弄小姨妹罷。」增朗之那時也見過才十歲左右，也還清秀，就答應叫他，單鳳城，管通甫薦了個朱素琴與他，又薦了個薛蓮卿與田廣生。一時局到，花翠珍的洋琴、盛月娥的琵琶合席，無不稱贊。這朱素琴唱的崑曲，全似莊、王夢笙大為賞識。管通甫說：「還有個老名且張五寶，歲數卻大了，面目也不佳，崑曲可真好。」增朗之道：「這人還在行，我卻領教過的，真不錯。」鄧幼樞、王夢笙、全似莊都說何時叫來看看。單鳳城回首，管通甫說道：「既是幾位大人要聽，就替我叫了罷。」管通甫就替他寫了局票去叫，不多時來了，唱了一支「北陽」、一支「刺偉」，卻真個聲情激越，鄉音遇行雲，大家都說名不虛傳。傅又新叫的幾個都不大中意，卻看上了袁子仁叫的袁寶仙，就問袁子仁道：「貴相好芳名叫什麼，住在哪裡？」袁子仁代答了，就說傅大人賞識，就轉個局罷。傅又新說：「怎麼好分愛？」袁子仁道：「這是上海常有的事，有什麼要緊。」說著，就把蘭蔻盒子送了過來，那傅又新也接了。全似莊道：「本來袁子翁同姓為婚理應斷離。」管通甫道：「到底是做過現任黃堂的，斷的實在不錯。」袁寶仙曉得這傅大人是個廣東巨富，就放出本事來巴結他。這傅大人甚為喜歡，說：「我們就翻攤去罷。」大家看天色還早，也都願意湊趣。袁寶仙見上了咖啡，就叫娘姨回去招呼，自己卻賴著要跟傅大人一車同去，傅大人開心之至。

席散大家回到百花裡，一同上樓寬了長衫，袁寶仙讓傅又新、袁子仁在炕上吃煙，自己靠在傅大人身邊燒著，一面就叫擺台起手巾，重新入席。雖是雙台也就坐的滿滿的，王夢笙忽想起，向著全似莊問道：「全大公今天也破例了？」全似莊道：「我昨天想了一想，請客是朋友的權，朋友要請在哪裡，只得聽朋友請在哪裡，不好個人之見強主就賓，這個例不能不破，叫局不叫局是自己的權，那個例是拿定主意不破的了。」單鳳城看各位老憲台都喜歡玩笑，再三勸著管通甫替他代邀各位，明天在朱素琴家。任天然看這人討厭，不大願意。全似莊卻很喜歡朱素琴，倒先答應，任天然也就不肯違眾。這天席上，屠桂山秘密的約了鄭琴舫，明天十點鐘在九華樓談談。鄭琴舫曉得他另有用意，也就隨口應允。席散之後，袁寶仙斷無不蟠住傅又新之理，達怡軒約著任天然同路，各盡所歡，王夢笙是謙守條約的人，自然回歸洞府，其餘的行蹤所至，也就不能一一詳記了。

次日早上，鄭琴舫剛起來屠桂山就來催，請到九華樓，那麥仿鬆、丁攬臣都已在座點了菜，吃了兩杯酒。屠桂山道：「這回江西這筆生意我們三人商量的同做，卻要求琴翁在裡頭作成了，將來事成之後，除照例之外，我們三人另有敬意，總教琴翁不虛此行。」鄭琴舫道：「前天不過通甫說起兄弟懂得點，全似翁邀著同去看看，我不過盡其所知，三位既已如此說，這事我以後不與聞就是了。哪裡敢意多謝，我本來沒有多耽擱，就要到杭州採辦去的。」三人仍說大家同是在外頭混飯吃，總要費心提掇。鄭琴舫自己打好了主意，也就不同他們多說。這天全似莊又來找他，鄭琴舫說：「這事是不能性急的，我本也不甚了了，但是，款項頗巨也不是件小事，似翁再多邀兩位內行細細的看罷，上海的地方人甜心辣的人多，總要當心點才好。」

全似莊只得悵悵而返。

再說，單鳳城這天清早就穿了衣帽，備了手本，到江西幾位上司那裡去，拜見全、鄧兩位，倒都見著。任天然是還在顧媚香家雙宿雙棲，怎麼會見得到呢？到了四點鐘，單鳳城就邀了增朗之、管通甫先到朱素琴家坐了一會，就去催客。全、鄧、任三位大人都是用紅端楷字恭恭敬敬寫的。任天然同著顧媚香逛遊園才回，見著條子就過來了。上了樓梯就見單鳳城在樓梯門口，恭恭敬敬的垂手站著，讓任天然進了房門，就跟著進來請了個安說道：「卑職今天到大人棧房裡拜見，沒有見著，明天再過來叩見。」任天然道：「失迎失迎，兄弟不大在棧房裡，明天不要勞駕，兄弟也是由江西州縣才開缺的，將來引了見到見不到還在未定，鳳翁不要如此稱呼，況且在堂子裡頭玩笑，更不必行這些官場規矩。」單鳳城連連答應「是是」，卻又說道：「大人是兩次明保的人，引了見下來指日就放道台的，卑職伺候的日子正長，怎能忽略呢？」任天然見他是說不通的，只好由他。陸續又來了幾位客，他卻叫家人在樓下看著，江西三位大人到來就先上來報信的。所以，任天然來他預先曉得，出來站立一會兒，他家人上來說道：「全大人、鄧大人來了。」他又趕緊到那樓梯門口去站，朱素琴看了不解說：「單老爺你做什麼？」單鳳城望他擺手，朱素琴看著只是笑，只見鄧幼樞、全似莊兩位大人上來，他又隨著進來，恭恭敬敬的請了兩個安，鄧幼樞、全似莊同說：「早上勞駕，我們才過去謝步，鳳翁已經出來了。」單鳳城又連連請安說：「不敢當，勞駕。」那朱素琴同著娘姨阿大捂著嘴，還幾乎笑出聲來。阿大趁手來接鄧大人、全大人的衣裳，朱素琴也在旁邊招呼著，恰好站在全似莊的面前，全似莊拉著他的手問他：「今年十幾歲？」

是大先生小先生？」一面向著單鳳城說道：「我是規矩人，不會剪邊的，鳳翁不要吃醋。」單鳳城道：「只要卑職身邊的人，隨便大人要，怎麼都可以的。」全似莊也不禁大笑。將近七點鐘，客已到齊。只有達怡軒因有另局來房道謝。大家入座，叫的還是那些信人，看見袁寶仙都替他道喜。管通甫問他：「傅大人請你吃了點外洋的甚麼新鮮事物？」袁寶仙道：「你可要吃點，我這裡還有呢？」管通甫道：「謝謝罷，要麼請我吃點心。」袁寶仙道：「點心你去問亞仙阿姊要罷。」亞仙道：「你扯上我做什麼？」袁寶仙道：「難道你的點心管大人沒有吃過？」管通甫道：「我們做了多少年，可真是規規矩矩的，不像你同傅大人，一見面就搏成一塊兒了。」說的袁寶仙要來扯管通甫的須子，管通甫連忙告饒。這當口，忽見全似莊的管家拿了一個帖子說：「有位孔少爺說是打外洋回來的，在棧房裡等著要見老爺。」全似莊接過帖子一看上頭寫的是「姪燕福」，旁邊注了四個小字是「原名善言」。全似莊想道：我這個姪兒，聽得他在香港一家洋行裡學徒，這回怎麼跑了來呢？想必又是弄到不得了來找我的。沉吟了一番說：「叫他在棧裡等我散了席回來再說罷。」任天然問他是誰，他含糊糊糊的答了兩句，心裡很不高興。單鳳城又叫了張五寶來，叫他好好的唱了幾支崑曲，恭維幾位老憲台。散席之後，大家穿衣各散。單鳳城又穿著長衫，恭恭敬敬的站在樓梯門口，等鄧大人、全大人、任大人、傅大人、王大人走了才退了進來。阿大實在忍不住，只好問道：「單老爺，你這樣到底算什麼？」單鳳城道：「我們官場的儀仗人員，請上司到的時候，照例要在轎子面前站班迎接，走的時候照例也要在轎子面前站班迎送，不過在你們堂子裡，各位大人又是馬車來的，不能跑到街堂外頭去站班，只好在樓梯口站站，已經是格外簡便的了。」朱素琴道：「你們做官的有這麼許多規矩，真覺難乎為情，還不及我們吃堂子的飯呢。」

再說全似莊回到長髮棧，只見房裡坐著一位亮藍頂子花翎，穿著簇新的密色亮紗缺襟袍子，天馬青亮紗方馬褂，戴著金絲眼鏡，美如冠玉的少年，心裡倒吃了一驚想：這是何人？只見那少年看見他進來，連忙除了眼鏡跪下磕頭。全似莊正想回禮，聽那少年說道：「姪兒已多年不見叔叔了。全似莊才曉得就是在香港洋行裡學徒那位姪兒，但是他何以能陡然發跡呢！」

原來，全似莊這個姪兒原名善言號鬮聞。他父親也是廕生用的通判分發廣東，到省不久染疫身亡，他母親亦相繼而故，他才十二歲，無人收留，幸虧他的房東是在香港洋行做生意的，把他帶去學徒。他卻生性聰明，幾年功夫英文英語學的很好。

有一位廣東候補道光泰號平階的，常到香港與這洋行有點往來，很喜歡他生的清秀、靈勁。那年放了英國欽差，就帶了他出去做個小翻譯，順便在上房裡跑跑。在那段時間，這光觀察一位千金叫做玉妞，這年才十三歲，一個兒子才四歲。這玉妞娘資秉聰慧，口齒尤為伶俐，就要跟著全鬮聞學外國話。欽差說這也很好，就天天叫全鬮聞教他，一年多下來，英文英語都很有個樣子。固是他天資聰悟，也因住在倫敦有個引而置之莊獄之間的道理在裡頭，不但這位姑娘容易學，就是全鬮聞也長進許多。這位姑娘時常同著全鬮聞出去玩，看過兩回英國男女結婚。又有一天，同著全鬮聞去看茶會跳舞，回來就同全鬮聞說道：「外國的規矩真好，將來我也要學他呢！」這一天，又拉了全鬮聞出去到了一家餐館進去同吃，說是吃醉了，叫全鬮聞陪他在那裡住，全鬮聞始而不敢，那姑娘說：「你要不答應我，我回去叫你不得了。」這種送上門的好事體，全鬮聞又何肯固辭，也就只得答應。這位姑娘雖只十四歲的人，但是旗下女孩往往發育的早，也就有個成人的樣子。這晚，住在餐館裡，居然行了個自由結婚的大禮，不過沒有請做書的做證人，所以不知其詳。在餐館一住三天，然後雙雙回家。這位欽差各處派人去找，因為不是什麼美名，恐怕被人登了報紙，傳到中國，所以未敢去報警察。看見女兒回來，如獲至寶。只見這位姑娘走到老子面前，靠著膝前跪下說道：「女兒實是該死，因為看見外國人自主婚姻，實在很有道理，我想我們中國的男女總是彼此從未見面，強合著做成夫婦，有何趣味？這全鬮聞他教我的語言文字一年多了，我看他人很好，又盡心待我，如果回了國裡嫁的人斷不能及他，本來要同阿媽說明了，恐怕嫌他窮，不

肯答應，所以，就學了外國人。現在女兒身體已屬於他，父母要這不肖的女兒呢？就請提拔提拔他，他也是個世家子弟，沒有什麼低微。若不要女兒，女兒就跟著他去討飯也不要緊。」那全鬮聞也跟著跪在地下。這姑娘又說：「錯處全在女兒一人身上，不能怪他，要是難為他，女兒也就只有一死。」

這位欽差本是愛這女兒如同掌上明珠，看見生米已成熟飯，不答應也是不能的了，且這全鬮聞也還生得一表人才，滿漢通婚又奉過明諭的，只得歎歎氣道：「既已如此，還有什麼說呢，你們且起去罷。」兩人磕頭起來，擇了個日子就在使館設了甥館。後來又問他有功名沒有？全鬮聞道：「自己沒有，卻是在洋行裡的時候，有個同事也姓全，叫做全燕福，他卻有個候選，領執照的那年，他得癩子事症身故，家裡沒人，這照被我收在身邊，不過是個廣東籍。」這欽差道：「這就行了，如今停了捐，必須有個底子，才能加捐呢。」就替他加捐了個分省試用同知，托人在京裡替他繳了捐，免保舉同印結，那姑娘又拿體己的錢，替他捐了條花翎。這年差滿，保了一個以知府公省補用，並賞加三品銜。如今，跟著欽差回來的。他姪兒把這番話大致說了一遍，這位全似莊喜不自勝，一口一聲贊他能乾。遠不似在袁寶仙家得信的光景兒。問他住在哪裡，全鬮聞道：「還跟著丈人住在天後宮行台，今日下午才上岸，看見報上說叔叔在這裡，所以過來請安，明兒再叫姪兒媳婦過來叩見。」

全似莊道：「我明兒要去見欽差呢，就在那邊見罷。」又談了些家常，這全鬮聞才辭了回去。次早，全似莊穿了衣帽，到欽差行台拜見。等了一刻，欽差請進，見了面行禮，起來請了個安，光欽差說：「咱們兒女親家，你怎麼還用手本，以後萬萬不可再行這些官禮。」談了一陣，又請進上房叫姨娘、女兒、兒子通同見過。全似莊約光欽差晚上到海國去，光欽差道：「那不是番菜館麼？」全似莊道：「是。」光欽差道：「我在外洋可吃厭了，我倒想有什麼好堂子裡去見識見識。」全似莊遲了一遲不肯拂這欽差親家的意思，連忙說：「就是這樣，我去招呼一聲，就寫帖子過來罷。」

光欽差請他寬了衣帽，留他吃了點心，然後出來上了馬車，就趕緊吩咐到小久安裡。下了馬車，叫小馬夫跟著進了御堂去問，幸喜這顧媚香是在小久安裡底，大門迎著御堂最易尋的。

全似莊進了大門，問顧媚香的房間，相幫說在樓上，一面喊阿銀姐客人上來。顧媚香正同任天然吃點心，聽說客人上來，媚香想：我什麼客人這會子來呢？阿銀忙到樓梯口一看，同過幾回檯面，認得的，連忙打起門簾說：「任大人朋友來。」又向著全似莊叫聲：「全大人好早！」引著進了房。媚香也站起來叫了聲：「全大人！」任天然忙問：「似翁先生如此早兒想必有什麼事體？」全似莊坐下道：「不但有事奉求天翁，並且要奉求貴相好呢。」任天然忙問何事，全似莊道：「昨天席上不是我的家人來說我的舍姪來了，這是我的胞姪，我先兄只此一子，從小兒是我撫養大的，送在香港學堂裡學書。那年光平階欽差出使欽差，我因為他的英文英語都還有點功夫，薦了過去，光欽差就把他奏調出洋。蒙欽差賞識，將他贅作東牀。」

現在也保舉了公省知府，昨天同了光欽差一起回來，今天我去見了光欽差，他因為在外洋悶的久了，要在上海散散心，叫我在堂子裡請請他，我是向不叫局的，哪裡去擺酒呢？想著任天翁是至交，可否同貴相好商量商量，借這裡請請他。」任天然道：「那有什麼不可，但是有多少客，雙台單台呢？」全似莊道：「要請的客甚多，就是雙台罷。」任天然忙叫顧媚香的娘來，叫他在九華樓定兩桌席，今晚六點鐘，全大人借這裡請客，菜要豐盛，清脫還像前回，加他兩塊錢一桌。媚香的娘答應著去辦。全似莊叫買了一個紅書套，連僉子一個紅全帖，兩單紅單帖，請的是：光欽差、傅京堂、田觀察、鄧太首、廖太首、增太首、王太史、達孝廉、單太令、鄭司馬、屠觀察、管司馬、任觀察，又寫了個條子，叫他姪兒隨著欽差一同來。光欽差又加了一份帖子，寫的是：「本日申刻，恭迎憲駕。」卻沒有寫假座某處，又叫家人拿書來換了一個文本，夾著交與家人去請。

任天然就留全似莊在此便飯，是媚香娘自己弄的菜。一碗水腰燉鴨子，兩條煎鯽魚，一盤自己淹的鹹肉，一碗炒蟹粉，一盤蝦仁，一碗冬菜肉片湯。蝦仁、蟹粉是臨時添的，鴨子卻是任天然昨天想吃，隔夜用神仙爐子燉的，火候甚好。這也是全太首的口福。吃了飯坐了一刻，那請客的管家回來說：「鄧大人昨天晚上上了輪船到江西，增大人也到南京去了，鄭大老爺說肚腹不好，謝謝。」因又補請了沈州謙、袁子仁兩位，全似莊也就回棧。任天然好在無事，看著媚香慢慢的梳頭。媚香問道：「全大人為啥勿叫局？」任天然道：「他說他做現任知府不好叫得。」媚香道：「為啥做著現任知府就不好叫局？我看做著撫台、道台，在上海叫局的也多得呢！」這話問的任天然真無詞可答，只好說道：「這也叫做各行其志。」不一時，媚香頭已梳好了。那教曲子的阿大來了，就叫他在房裡坐著，替媚香拍了兩枝崑曲。任天然躺在煙榻上，聽這清歌婉轉，比那酒席上的笙管嗩噠更加有趣。任天然想道：「在這堂子裡享了個把月的清福，比在任上衙鼓驚心、簿書費目光景大不相同。」

真所謂人生貴適意富貴優。媚香也坐到榻上偎在任天然身邊說道：「你自然是歡喜我的了，但是，你到底歡喜我的什麼？你倒說說。」看任天然笑著，拿手在他腹下按了一按道：「歡喜你的這個。」媚香推開他手道：「不要瞎說，那個是天下女人家人人都有的，又何必單單歡喜我的呢？」任天然道：「歡喜你的人尚率真無甚習氣。」媚香道：「考語下的也還不錯，我聽說你太太叫你出來討個姨太太，我嫁你娶不娶？」任天然道：「我比你大了二十多歲，未免老了。」媚香道：「那有什麼要緊，四十出頭的人怎麼能算老？況且人生緣分長短是有一定的。」

你看那些青年佳偶，難道就沒有中道分離的麼？你到七八十歲，我也是五十左右人，還不夠麼？」說著王夢笙來了，媚香的娘喊了聲：「王大人來！」媚香趕緊在任天然懷裡站了起來，任天然也起身相迎。王夢笙道：「你們大有那情切切良宵花語解意綿綿，日玉生香的光景，真個會樂。」任天然道：「你那樂趣恐怕還要深一層，那天在輪船上，我看了你們的情意，心中又羨又妒，只好獨自閉門睡覺。」王夢笙道：「剛才看見單子怎麼全似翁今天跑到這裡來請客？那光大人又是誰？」任天然道：「他因為這光大人起見，光大人就是出使英國的光平階，同他是親家，要他在堂子裡請他，沒法才來找我的。」王夢笙道：「我也要請客呢，我想館子裡沒有什麼意味，我住的那房子雖然小些，不呆客也還坐得下，並且我們第二個內人聽見老哥哥賞識了媚香，也想見見他。」任天然道：「在你那裡請也甚好，要見我的媚香，其實不拘哪一天，我帶了他來叩見就是了。」王夢笙道：「你倒竟公然據為己有。」說著望媚香一笑。

媚香臉上微微有一種又羞又喜之色，阿銀來問：「用點啥個點心？」任天然道：「做點鍋貼來吃吃罷。」兩人就在那裡盤互到五點多鐘。全似莊已來了說：「我們有點催客罷，晚上光欽差還要看戲，我已叫人定了天仙的兩間包廂，連他的姨太太們都要去呢。」任天然就幫代寫好催客的條子，叫相幫分頭去請。

光欽差一份，全似莊是叫他管家自己去請的。任天然又把局票寫好，只空出光欽差同全似莊的姪兒兩份未寫。不多時，客人陸續來到，彼此招呼。管通甫一進門就說道：「今天怎麼全似莊要剪起任天翁的邊子來？」全似莊道：「因為我們親家要到堂子裡見識見識，所以我才央求著天翁、媚香兩位借借光的。」

屠桂山打聽得全鬮聞是全太首的胞姪，又是從外洋回來的，十分恭維親熱，大家說要薦兩本好卷子與光大人好。管通甫薦了個寶樹齋的謝玲娟，屠桂山薦了個西安坊的王文蘭，又向全鬮聞道：「我薦個懂外國話的新學人物與鬮翁，叫做呂湘文在東平安。」全鬮聞望著全似莊看了一眼，全似莊道：「你儘管叫不要緊的。」不一會檯面擺齊，起了弔，請的是光欽差的首座，光欽差定見不肯說：「我們至親沒有這個道理。」硬拉著傅京堂坐了首座。光欽差還要讓，大家都不肯，只得坐了二座，餘外各自隨便，座客十四位，仍就是三張桌子拼的，每邊坐五位，任天然同全似莊坐主位，橫頭那一頭是屠桂山同全鬮聞並坐。席間全似莊約了大家，散了同去看戲。屠桂山說：「我還有應酬不能奉陪。」有幾位也辭了。屠桂山低低的同全鬮聞說：「今天武林林那裡燒路頭，我要去做主人，鬮翁不嫌簡慢就請同去坐坐，比在這裡到底少點拘束，不必去看戲了，就是要去那邊，席散再到戲館也還不遲，卻不必同令翁說出緣故來。」全鬮聞答應了。不知屠桂山為何要單約全鬮聞吃酒，且到武林林房間裡檯面上打聽打聽看。